

寒衣寄母扞煎饼

华玉琳

深秋,北风微冷拂过,寒衣节便近在眼前了。

我悠悠踱步于城市高楼间的巷陌,隐隐似有草木灰的微息飘荡,竟不由得勾起了心底深处那盘踞的故园气味——一种恍若从黄河故道南岸,那熟悉灶火的气息里拂来的,温暖而浓烈的诱惑。

故乡的泥土,已如盐碱凝结的霜白,而母亲在过道屋西间支起那一方阔大鏊子的情景,却鲜明如昨。她的助手是我,坐在砖头垒起的三角灶前,轻轻往火焰里添送麦秆树叶和豆棵子;更有那金红跳跃的火舌,温柔舔舐着黑黢黢的鏊底。

母亲先在烧热的鏊子上轻抹一遍菜籽油,油星滋滋歌唱,随即她舀起一大勺薯糊,手腕悬举轻转,那稠糊便驯服地铺满鏊面;她再用煎饼批子利落

地摊开、推匀、抹圆……动作熟稔流畅,宛然已磨进了筋骨血脉。须臾之间便烙成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煎饼,似飘散的纸页,白净柔韧,扑鼻生香。

待到薯糊将罄尽之际,母亲便从身边大盆里取菜作馅入饼:绿韭菜翠色欲滴,紫苋菜凝露闪烁,毛白菜水灵俏嫩,更有那透亮柔软的薯粉条。馅料先与葱花、姜末、盐粒,还有几滴菜油或卤猪油拌匀;随后母亲迅速舀起一团,摊匀在一张刚熟的新煎饼上,迅疾把另一边折叠覆上,再执批子轻轻碾紧。待到菜馅透出熟香,她手腕灵巧一翻,煎饼便随鏊翻身,批子再碾几下……焦黄色泽渐渐涂满饼身,油亮酥脆的扞煎饼终于成就了。

此刻,厨房里香气四溢,尘世的烟火味浓烈得令人心安。

每回烙煎饼,母亲都会特意把第一张给我做成扞煎饼。她深知第一张格外浸润着油香,特意为我留下:“这张油汪汪的好东西,专给我的馋小子。”我则常常趴在一旁,痴痴望着母亲铺馅折饼的身影,只觉得那般利落熟练的动作下,仿佛牢牢锁住了整个季节的丰盈——那些绿肥红瘦的菜蔬被她轻轻一裹,竟仿佛将家园田野的色彩与滋味,悉数叠卷进晨光初绽的饼里头了。

如今,故里的模样早已更改,昔日的滩丘沟壑早已平整为沃野良田,想来母亲竟也已离开我20余载春秋了。

今天又是寒衣节,城市上空正飘洒着微蒙的细雨。朦胧中,我仿佛又看见灶火旁母亲扞煎饼忙碌的身影,被火光勾勒出一圈柔和的轮廓;

她又摊开一张煎饼,馅料里的各色蔬菜依旧色彩斑斓,像田园风光斑斓的油彩流泻在鏊子上。煎饼起鏊时的热气蒸腾,渐渐弥漫开来,氤氲了我的视线,她柔和的面容便融化在腾升的雾气之中了。

当灶火熄灭20载,母亲的影子早已隐入岁月深处。唯余那扞煎饼的声响,如谷粒爆裂入柴灶,依旧弥漫在记忆的每个角落,清脆如昔。

原来那煎饼酥脆中的暖意,含蕴的竟是土地的温热与深爱——它裹挟着故园的气息,如同永恒的衣裳,在漫漫时光的风寒里,层层包裹住游子漂泊的身心。

那金黄的扞煎饼啊,已化为一座行走的故园,携带着黄河故道那永不冷却的暖风,与我一同流落人间四方。

菜市场的人间冬味

黄信波

一推开门就听见热腾腾的人声和吵闹的市声,再看两边摊子上的青白肥腴,真是使人吃了一惊,冬天的菜市场还是萝卜白菜为主,成堆成垛地在那里立着,一声不响,倒有一种雍容清冽的样子,好像周围的一切喧哗都不关它的事。

那萝卜好:又肥又大,白白胖胖地蹲着,身上沾着湿泥,像刚从甜美的泥土里醒过来似的;瘦长一点的,就显得清秀些,皮白得半透明,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里面细密的纹路;还有顶着几簇绿缨子的,叶子有些蔫,但还是倔强地保持着舒展的样子,好像它夏天的梦还没做完。

我捡起一个,沉甸甸的,凉意顺着手指慢慢渗进来,不是那种刺骨的冷,而是像一块被溪水泡了很久的玉,这种凉是敞亮的,干净的,一下子就把人从市场的闷热中拽出来,心神为之一振。

忽然想起乡下冬天的清晨,菜畦里的霜是厚的,撒了一层糙盐似的,拔一个萝卜出来,要用力气,“啵”的一声,带着泥土腥气。在井台边胡乱洗了,咔嚓一口咬下去,那股爽辣生脆劲儿,混着冰凉的汁水,直冲到脑门上,让人打个激灵,浑身的困倦全散了,这味道,泼辣又诚实,没有半点弯弯绕的心思。

白菜又另是一番品性,它不像萝卜那样耿直,倒是很温存的。一层层的叶子抱得很紧,合得很拢,合成一个圆滚滚的、软绵绵的骨朵儿,外头的叶子大,颜色深,是经霜的老油绿,叶脉纵横交错,像是老人的手背,往里边去,颜色就渐渐地淡下来了,一直到中间那个鹅黄的芯子,娇滴滴的,一掐就能出水。它不像花,没有香,只是你一层层

地把它剥开的时候,才有一股很轻很轻的,带着青气的植物气息,慢慢地从里面飘出来,不大浓,但是很耐久。

这就总让我觉得白菜很佛性,它安安静静的,把一辈子都收在层层叠叠的怀里头,不露山,不露水,霜越大,心里头越甜,不管是清炒还是跟豆腐、粉条一块炖,都很随和,吸纳别人家的味儿,又守着自己那份清甜的底子,古人说嚼得菜根,百事可做,这其中大概就有白菜的根,味道淡,可是最补身子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写得很妙:“拨雪挑来踏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醲。朱门肉食无风味,只作寻常菜把供。”这踏地菘就是白菜,范成大是懂生活的,他能把最普通的“踏地菘”吃出比蜜藕还要甜的味道,这是多大的智慧?想想那些朱门里的珍馐海味,吃多了就淡而无味,舌头厚了心也麻木了,反而是一些清白的菜蔬,能用自己本来的味道唤醒我们被油腻堵塞的脾胃和心灵。

捧着手里的大萝卜、大白菜,突然就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,大概生活也是这样。我们整天忙活着去追那些又复杂又华丽的东西,总觉得幸福就在那个远方热闹的地方,等我们累得不行回头一看才发觉,原来最温暖最安心的就是这一餐饭一筐菜这样的简单事,它们不说话,却好像在说:“生活其实很简单,守住这份清白和简单,就守住了生活的原味。”

拎着这袋“人间冬味”从菜场里出来,外面的天也好像亮堂了一些,今晚的饭桌不过是一盘清炒的大白菜,一碗热气腾腾的萝卜汤,我想,这就够了。

甚享夜静雪敲窗

尚继慧

久违的雪花,终于飘下来了。灰蒙蒙的天空酝酿许久,直到晚上,那白色精灵才轻盈盈、静悄悄地洒落地面,开始菜点干枯、寂寥的寒冬。

也许雪花怕打扰人们,或是害羞,才特意在夜晚扭起舞步,悄然下落。岂知世人多喜雪,白天雪花纷飞,人们踏雪即景,任其洒落肩头,别有情趣;不过夜晚白雪映红灯,隔窗观雪,听那雪花敲窗,倒也另有况味。

瞧那雪花,又小又薄,轻轻地落在枯草上、枝丫上,看起来似有似无;地面上的积雪,虽说渐渐泛白、慢慢变厚,像是先用细微的清凉来打探,看是否能勾起人们那飘忽的梦幻。随着夜色渐暗,雪花有了纷纷扬扬的气势,对面的楼房变得有些模糊。“片片互玲珑,飞扬玉漏终”,雪花优美、洒脱地落向大地的怀抱,但总有那一片又一片调皮的雪花,倾情地临窗而舞,亲吻玻璃,表露对屋里的深情向往。雪花敲窗,不见其声,但心里却有“簌簌”之感。

“寒灯一点静相照,风雪打窗冬夜长”,居住在温暖舒适的楼里,站在窗前,看着外面雪花飞舞,白色苍茫,不想过早进入梦乡,倒是愿意静看飞雪敲窗的美妙,这绝非古人那份缠绵,那种惆怅。独坐书房,隔窗观雪,尽管思绪被对面高楼阻挡,也觉无声似有声,如同一首轻音乐那般悦耳,恨不得开窗聆听。雪花敲窗,乐由心生,难怪古人喜欢围炉煮茶,“雪液清甘涨井泉,自携茶灶就烹煎”,这无疑是触景生情,放飞心灵的一种豪爽。

我倒是想起小时候,夜里睡土炕,窗户是纸糊的,冬天多是朔风怒吼,窗户纸呼哒呼哒地直响。数不清的寒夜,都是枕着这熟悉的风声入眠。若是夜里格外宁静,听不见窗户

纸的呼哒响动,早晨多半会被父母那声“下雪”的惊喜所唤醒,白天不是在当院扣鸟,就是进山追兔。时间一长,也得经验,若是夜里当院特别安静,希望下雪的可能性才大。印象里,那雪总是悄无声息地降落,至于风吹雪,风雪交加,在故乡极少见。所以,年少时躺在炕上的热被窝,对那窗纸格外敏感。

城里的雪夜,同样宁静,索性将藤椅搬到窗前,坐下来看室外的落雪。按理,夜色中看不见雪花的飘悠,但楼下的照明灯,那亮光所及区域,雪花舞得正欢。也许是雪夜的缘故,甬说轿车,连人影都少见。

心随雪花飞,身子变轻松,岂知窗子早已不是那糊纸的窗棂,返照我的不再是稚嫩青涩的脸庞,反而是沧桑的面容。所以,如今再面对雪敲窗,早已生出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般的多愁善感。此刻,想开窗接一把雪,哪怕到手就化,也想体验一下那股沁凉;也想雪夜走一遭,拜访好友,待见未见时,即刻往返,体验一把远古的风雅;或想效仿“红泥小火炉”“能饮一杯无”,若不喝酒,哪怕沏壶茗香也好……

其实,得意的还是默默地坐在窗前,静静地看着外面雪舞寒空,雪花敲窗,所生发的那些无穷遐想。临窗而望,看也就不再是看,变成了听,变成了感。感那雪花落在车顶上,落在油松上,落在枯萎的植被上,那白色棉絮般的积雪,仿佛给喧嚣的世界裹上一层隔音被,使小区分外安宁。这安宁,摒弃了躁动,摒弃了浮华,这才觉得,哪是在看雪敲窗,而是雪花与我对话,我们有了心灵契合。

于是,莫名的兴奋溢满全身,好像明天有惊喜,好像春天就快来……